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八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記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子從而君之無

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静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

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狀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

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歳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

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

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

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

前學者猶襲五代文獘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
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
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
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
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
之而其賢者則記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
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
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

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為常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語言動作輙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法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

謂逺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

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　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

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

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

茹可以餽四方之賔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

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悔祿茍安之弊令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逺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

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

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

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衞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衞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

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

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予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伯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
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
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
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
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
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
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

中燒笋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没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

則弦誦令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推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謡諷議之言而

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俟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由此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

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
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
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
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
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
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
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
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

學故南安之軍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
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
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
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
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
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令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
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
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

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逺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産也學者無媿於古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卒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恵顓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劒

南西川原壄衍沃畦庶豐夥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餽
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
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實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擬
擬循累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
者儀形無敧鈌始云其可矣令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
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徃制回曲卑狹不足以視
清曠講燕休餘基蓊然蔽没蓬蘿芻所湆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俟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将漕之貳實

以才擢既至故究内外静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㯹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仗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攴空廣霤延廕衡欄擁衛窻户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於其上鮮

葩珍木悅真賞於其下寬衺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壽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守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予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為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略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歴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熈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具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

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

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輕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葢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

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

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

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貪求升斗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原自厚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讉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埶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懐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八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記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

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

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戸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既成求所以名之

余告之曰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有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師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世俗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矣

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而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名者右僕射高平

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髙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及疾東府治命斂以深衣而覆以是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滿凡經日静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

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殁而猶不足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子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囦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産乘輿其為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著

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恵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克也嘉祐中臨常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廼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

兩奪之飽侯喜曰吾謀得矣迺用書懇請于轉運使願
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
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暵潦之患
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
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需
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
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
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為

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穰没其美者乃强不敏著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

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

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倣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内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

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迺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俾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人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模宏遠矣繼志述

事屬于後又令上即政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闢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閎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

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爲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
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
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宫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
故能埀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
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
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
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郚魯埀休無窮顧臣之
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

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

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為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咉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賔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

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年歲幽深寂寞殆有欝而不發者也熈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户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賔客沿鑑湖上戢山以尋將軍祕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葢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横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塋尚疎木葉微合峰

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㝠風帆隱映有魁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髙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挹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須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閩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㓗雅嬉遊皆乗晝舫平湖清

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乎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摶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苟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減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溉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

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施四誡之令禁嫁娶送終勿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莚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菱芡養蠶織屨悉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龔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悦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歟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

釁抗志以涖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慮至摧圮政閒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黃堂之式崇卑深廣舉適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以謹其藏賓客庋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突以備燕饗凡為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

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也非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游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閎闢而大奥阼别而正囷倉廐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予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羙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令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

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它日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予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說芻狗之諭重以漁父盜蹠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

令謂之亂政至于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皐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輪扁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謦欬不

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閲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尚病窽啟未能深考暇日輪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

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宋文鑑卷八十三

宋文鑑卷八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无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末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蔽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

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庛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為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惰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

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詛儒法士所為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壞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詣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綣繾督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模高廣皆踰於

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埶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无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為縣東為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間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予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黄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予亦知其為佛之尊也後予再遊而艮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為半見之

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耀者為之也佛御輪乎其中矣異矣夫九耀昭昭在天寧畀乎而顧為臣僕如是邪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予未嘗學而不能知也歟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尚臣吾佛況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傷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予何能為哉至於有善地不為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其獨疑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黄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家室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

語終以汨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説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幷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汳水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蒗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

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甾獲無始盖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

攄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涑或河涑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闊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灉注兖豫永平中遵導汳自滎陽别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别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

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從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勤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决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恵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

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

咸平縣丞廳醉醺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為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為縣即以宮為

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為尉舍熈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醿閲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酴醿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

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閾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歴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鏟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志大功寛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鈎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

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闡之古者天子廵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貽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

之生當是時蓋嘗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

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吾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獘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

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茍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宴賔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茍勞而無益不若暇

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獘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

故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閑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覿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蹔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

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賔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

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懷高蹈
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隄迤靡帆檣隱見
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
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
廵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迄馳救於賀蘭之
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
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
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

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隄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倏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望遠使人

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顛固可云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閒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媎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

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焉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

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

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計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　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絶頂有漢高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

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歷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次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

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歴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隂

拱北軒記

郗　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

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于仕版身廢于炎荒既已隕墜而為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

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職拱于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内乎和氣浮于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君動于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

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以爲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克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兹

易庵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居先客

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玆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在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

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為難而不可卒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聞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顏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顏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强叔來尹是邑

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絶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疆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絳州思堂記

張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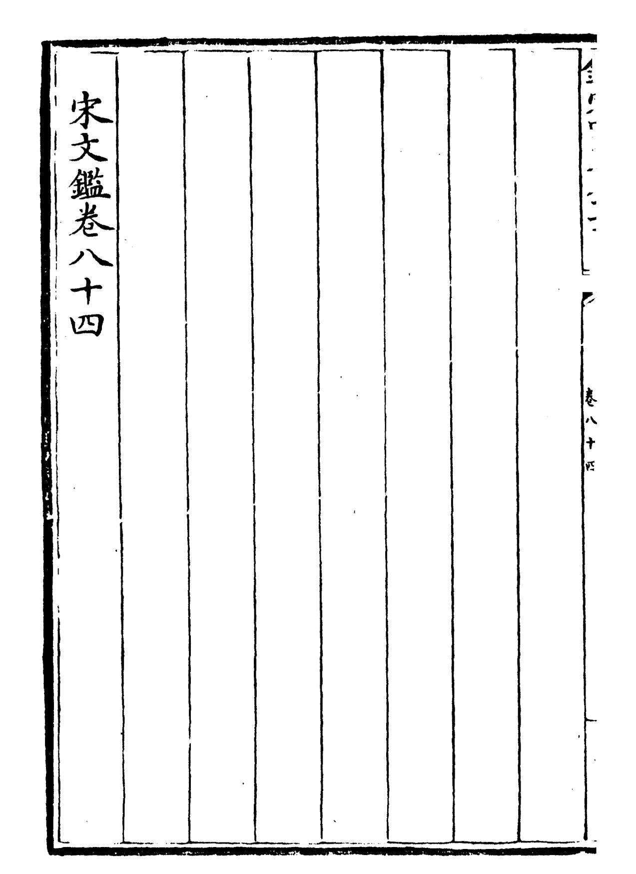
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

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侯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頹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為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

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則戚戚以為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強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歟客曰然侯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強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侯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撅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

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隠仆之則瞋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説去人情絶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頽靡壞蕩不自収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

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撫髀而為之歌曰春雨濕兮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奥而德之光客去俟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宋文鑑卷八十四